

关于年猪的记忆

常德市育英德景园小学 戴碧涛

学校一放假,我就急着往老家赶,去把二爹给我们杀的年猪肉拖来。

在老家,杀年猪可是预热年味的一件大事。

赶猪上板、上钩开膛,砍边上秤都是力气活,父亲还会请邻居代清叔、民祖叔过来帮忙。母亲也会有相好的姐妹来家,力气活忙完后,浸猪血、灌香肠、化猪油就该女人们上场了。

碰上哪家杀年猪,就是全队孩子们的庆典。胆大的,从猪圈赶猪开始,到杀猪接血、腰盆刮毛、吹气,全程不落,运气好,还能捡个猪尿泡当气球吹;胆小

的,到刮尽猪毛吊秤开始围观,跟着杀猪佬上一堂形象生动的生理解剖课——农家的孩子,哪个不认识猪心肺、猪腰子、猪肠子等各样器官?

到了大年三十前一晚,还有我们最期待的仪式——煮猪头。猪头经过熏制,已风干了水分,各家都会在年前一晚将猪头卤制好,作为过年餐桌上待客下酒的美味。猪头要煮得软糯,没有三四个小时不成。我和妹妹不停地往灶膛里添柴,把火烧得旺旺的。我们一边添柴一边从灶膛后探起身看母亲翻煮、添水。直到母亲将一支筷子能轻松插透猪



脸,我们的狂欢就正式开始啦!母亲会拆掉猪头上的骨架,给我和妹妹一人一大块颌骨,我们直啃得满嘴流油,津津有味。现在想来,年前夜的猪头肉,简直是人间美味啊!

自从父母离开老家,我家就再也未亲自喂过年猪,我们也再难感受到儿时浓浓的年味了。如今,也只能从老家拖来的几串香肠、几块腊肉上,寻找一点关于年的美好记忆。

小时候,我们四姊妹最盼望的莫过于过年了。

年前,父母会接一次裁缝到家来缝制过年的新衣。腊月时,布匹、棉花均已备好,父亲挑着担子,把裁缝师傅的缝纫机、三线机等从一上户人家挑回家来。裁缝到了,我们的幸福也就到了。

父亲卸下一块大门,搁在两条板凳上,裁缝就可以在上面裁剪衣服了。

吃完早饭,裁缝开始工作了,左手拿着一把尺子,右手则是拿着印粉,左一画,右一描,一件衣服的雏形便跃然布上。那时,我们哪儿也不去,只是眼巴巴地盯着裁缝的一举一动,东看看,西瞧瞧,心里想着:什么时候能穿上新衣服?这时,只见裁缝拿了一把大剪刀,咔嚓咔嚓……

棉衣里面铺棉花时,母亲会说:“师傅,麻烦你铺厚实点,要穿几年的。”

我们姊妹就在焦急的等待中,等候师傅的召唤了。“大丫头,你来试试。”师傅一声喊,姐兴高采烈地跑过去,脱下穿了几年的旧棉袄,穿上了新的。在那寒冬腊月,这一声召唤传来的温暖是无法比拟的。

第二天黄昏时候,我的棉衣也做好了,当然,依然是袖子长。母亲会说:长一点好,要穿几年的。那时,我们姊妹四个,每人都会有一件新棉袄,棉裤则不一定每个人都有,但在我记忆中,往往没有新衣的就是母亲一个人了。试完之后,母亲发话了,过年再穿。于是,母亲把做好的棉衣收到衣柜中。此时,我们就开始了长久的盼望,日日盼,夜夜盼,怎么还不到过年呢?有时趁母亲不在,我们还会偷偷地拿出新衣,再次试穿一下,体会一下新衣的温暖。

裁缝师傅在家缝衣,母亲会一日三餐都做好吃的,供师傅吃好,当然也希望他能帮我们吧衣缝得厚实一点,这时,我们的嘴也快活起来,天天能吃到肉了。

记忆中,过年缝新衣的日子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,也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。

缝
新
衣
长沙市育才小学
虞菊珍

每年春节,最忙的是父亲。父亲忙活写对联,年关便近了。

以前,父亲的对联贴遍了小山村里的家家户户,近几年,父亲的对联贴满了安置小区的每一个门道。

贴对联、照全家福、吃团圆饭,这些小“仪式”自我出生到现在的年过半百。前几年,《浏阳日报》从几十年来我家的全家福照片中,精心选取了四五张极有时代特色的照片,用一个整版刊了出来。

每年初一,第一个来拜年的总是20多年来的老邻居——海哥夫妻,我去年曾写过一篇散文《睦邻海哥》发表。遇到海哥100次,次次说“你父亲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”

同村的雄叔也会早自来拜年,他喜欢讲同一件事:那一年,我家做土砖建新屋,眼看就要断黑了,还有十几块砖没有做完,我到你家去借煤油灯。你妈妈在厨房里做事不得空,要你去把堂屋里的那盏大号煤油灯里的煤油倒到瓶子里,再将煤油灯借给我。你就飞快地跑到堂屋里,磨磨蹭蹭了好一会儿才出来,我接过煤油灯的时候一看,你不但没有倒掉煤油,还加满了煤油。

“志宇,你小时候就善良呢。那时候我就知道长大了你会最有出息。”这句话,雄叔念叨了好些年。

……
年味,便是从父亲的对联开始,蔓延至老人们的絮叨里……

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中心小学
刘志宇

滩头年画



乡村的年到了,这是盼望已久的家乡味道,是千里之外的乡愁。

在我的记忆中,儿时十分盼过年。

一盼是过年能解馋。“小孩,小孩,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;小孩,小孩,你别哭,过年给你杀肥猪……”那个时代,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高,过年杀的猪也都不大,百八十斤,这可是一家人一年的油水。过了腊八,家家要淘米蒸豆包、做豆腐,过年的夜里要吃顿肉馅饺子。

二盼能有新衣穿。当时的布很难买,

过年

隆回县金石桥镇花园村 贺显华

匆匆地,他从远方回来了,
匆匆地,她从远方回来了,
生锈的铁锁里,
斑驳的大门边,
塞满了无奈的叹惜。

他和她于屋外徘徊了许久,
像两个陌生的小孩,
悄悄地溜进,
寂静空空的庭院,
枯草丛生的庭院,
黯然伤神的庭院。

匆匆地,他依然去了远方,
匆匆地,她依然去了远方,
空空的庭院,
像一个孤单的老人,
一把锃亮的铜锁,
紧紧地挂在胸前。

话说过年

永州市菱角塘镇学校 伍剑勇

而且很贵,只有白、蓝、黑三色。新买的布先给大人做,小孩子也只能穿用大人旧衣服改做而成的。那时穿衣服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:大人淘汰的给大孩子,大孩子的给二孩子。这期间通过妈妈的一双巧手,破上衣可改成马夹,马夹可改成背心,实在不能用的旧衣服,还要拆成布角

铜官古镇的年味

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文科 G1601 班 曾琦妙

从长沙沿湘江北去30公里,便是爸爸妈妈出生的地方,一个有着古老传说的小镇——铜官。从记事起,每年过年,必定是要回铜官过的。

去年冬天,长沙在寒潮中迎来了大雪,常说瑞雪兆丰年,纷扬的雪花勾起了人们对新年的期待。我站在二楼的窗前,看着阳光倾泻在邻居家的琉璃瓦上,叠影重重,与那片片金黄色的亮光糅合在了一起。百米开外的两棵老樟树上,几只鸟雀在飞来跳去,不时传来轻唤同伴的鸣叫,周遭一片宁静,闲适而安逸。在铜官这个兴盛于汉唐、不知历经了多少沧桑的古老陶都,那场大雪也如梦一般,醒时,一切已全然消散。

老家的除夕,即便天气晴朗,路上也没有往日的喧闹,偶尔传来阵阵鞭炮的响声,衬得古镇格外安静。对于这种宁静,小镇的人们已然习以为常。过年啦,家家户户都已团聚,暖酒烫菜,贴挂起灯笼与对联,一幅幅火红的春联,勾兑着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新年的诸多憧憬。

男人们随意地坐着打牌,不论输赢,每个人脸上都会挂着笑脸。女人们已忙活了一整天,坐在沙发上烤火,磕瓜子,唠家常。妈妈承接了外婆的手艺,用陶罐

烹一罐姜盐豆子芝麻茶,还配上一碟自制的辣椒萝卜做茶食。这年月已经不再时兴拜年,但偶尔会有三两个年纪大一点的外地汉子,舞着一条两米不到的小龙,送来财神,家中一定会客客气气开烟,笑呵呵地递上一个准备好了的红包。

年夜饭的准备早已就绪,只等离人归来,热腾腾的饭菜便可出锅。桌上冒着腾腾热气的茶杯里,是母亲刚刚泡好的芝麻茶,香醇的气味,也卷携着关心与爱护。家的意义在过年的时候显得突出起

来,不管今年过的是好是坏,过年了,便可以回家,回到一个不会以地位看待你的地方。一缕热气里隐藏着的对一切的释怀与安慰,就是每个人所追求的“家”。

待到暮色降临,一时间鞭炮齐鸣,无数的礼花在天空绽放,整个古镇仿佛成为了绚丽的烟花世界,这才是除夕迎来的最盛大的时刻。家人们围在堂屋的大圆桌旁,满桌子的美味菜肴,满屋子的欢笑,大人们举起酒杯,共贺新年,娃娃们忙着接收长辈们的红包。一大家子真真正正欢欢喜喜过大年。

这么多年过去,一家子十几号人,很少在城里过年,大都会不约而同地回铜官,也许是大家只会在这个古老的小镇上,找到那个叫做“年味”的东西吧?